

根据集英社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本
「錆びたサ——ベル」翻译

神秘的驻外武官

〔日〕杉森久英 著

林怀秋 译

责任编辑：古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25 插页：2 字数：285,000

印数：1—10,400

ISBN 7—217—00252—4/I·107

统一书号：10109·2148 定价：2.60元

新书目：87—41

前 言

杉森久英(1912—)是当代日本第一流传记小说作家。他出生于石川县七尾市，一九四四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国文科。毕业后在《中央公论》社编辑部任职，战后担任河出书房所办杂志《文艺》的总编辑，在这期间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战后派作家和评论家。一九五三年以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小说《猴子》为契机，开始了作家生活。以高中垒球赛为题材的《黄色的球棒》，恋爱讽刺小说《回游鱼》等作品开创了报纸连载小说的新生面。一九六二年他以淋漓尽致的笔法所写的岛田清次郎评传《天才与狂人之间》，获第四十七届直木文学奖。其它作品还有《啄木可悲的一生》、《苦恼的旗手——太宰治》、《小说——坂口安吾》等一系列的作家评传，还有描写一代风云儿后藤新平的《大吹大擂》，活脱脱地描写石原莞尔和帝国陆军的《夕阳将军》，以及写政治家和军人生涯的系列作品《辻政信》、《德田球一》等。此外，还发表过一些幽默小说。近作有《天皇的厨师》。

※

※

本传记小说的主人公明石元二郎，生于一八六四年，歿于一九一九年。他的祖籍是筑前福岡，先祖世代仕黑田藩，食俸一千三百石。父贞仪在庆应二年次子元二郎三岁时剖腹自杀。一八八三年明石元二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又毕业于陆军

大学，留学德国，经参谋本部员，出任日本驻法国武官。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转任驻俄武官。在日俄战争中，明石元二郎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据点，从事谋略活动。战后一九〇七年晋级少将，受命担任朝鲜宪兵司令兼警务总长，为日韩合并作准备，大规模地扩充了宪兵。离开朝鲜时晋级中将，回国后当过一段师长。俄国十月革命翌年的一九一八年被委为总湾总督，晋级上将，第二年病歿时，授男爵，跻身贵族行列。

这就是动乱时期，作为一个帝国军人的明石元二郎的简要经历。总之，他在战时，是从事谍报活动和扰乱敌人后方的专家；在殖民地统治时代，是个典型的推行武断政治的人。作为谋略家，他的后半生经常笼罩着阴影。与其充满活力的前半生相比较，尽管后半生他爬上了高位，享有了赫赫荣誉，但始终有摆不脱的烦恼。最后在矛盾重重的内心苦闷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他头脑清晰，天资聪敏，能够自如地运用数种欧洲语言。但为什么在战后，他心里总有一抹阴云呢？乃木将军和东乡元帅，当然被捧上了天。同是在俄国从事谍报活动的前任武官田中义一（后任陆相、总理），在旅顺口化为海藻的广濑武夫，当时都是时代的宠儿。如果把广濑比喻为在朝阳中光辉夺目的日本刀的话，他则只不过是一把生了锈的军刀。对此，他比谁都更加清楚，自己的名字将不会留在日俄战争的正史上的。他必须做的，既不是挥舞明晃晃的军刀冲锋陷阵，也不是夺取二〇三高地，更不是站在旗舰三笠号的甲板上。那时，他不过是单人匹马，在远离战场的敌人俄国的背后……

※

※

《生锈的军刀》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明石元二郎，却可以看作是一部日俄战争秘史。它弥补了日俄战争史上的一些空白。

日俄战争是一场日俄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名为日俄战争，实际战场却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大部分在中国。中国人民因而受害最大，这是无疑的。这种怪现象，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任人宰割。这是中国人民所蒙受的奇耻大辱。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对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从略。

抛开战争的性质暂且不说，只以当时的国力、军力来说，日本本来不是俄国的对手。但日本却打赢了这场战争。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明石元二郎作为别动队，在欧洲俄国后方开辟的“第二战场”，即他所从事的谍报和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虽然是历史的真实，却从不见于正史。有人说，明石元二郎在敌后所做的工作，抵得上一个师的兵力，这话并不夸张。

当时日俄国力的对比，修建铁路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了。俄国修了一条全长二千英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很快就完成了。而日本在朝鲜修了一条从京城到釜山全长仅仅二百英里的铁路，却迟迟不能完成。

以军力来说，也有这样鲜明的对比：

“南山的战斗是一场苦战。

“日军在这里，才知道俄军装备有机枪。过去日本人不知道什么叫机关枪。

“每当发出哒哒声时，便象用水泵喷水似的飞出枪弹的这一新武器的出现，使日军胆颤心惊。

“再说，南山是构筑坚固的要塞。虽说是只有一百米高，却以近代筑城技术修得如同铜墙铁壁。这也是日军第一次经历过的。

“照常识来说，这次战斗日本是没有胜利希望的。

“日本有的，只是决心全军覆没的冲锋。

“好不容易占领南山时，日军的伤亡已达四千四百余人。”

这部日俄战争秘史还写到，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帝俄在国内外的倒行逆施和遍及全国的革命运动。明石元二郎的扰乱敌人后方，瓦解俄军战斗力的主要方法，是直接或间接地资助这些革命力量。因此作品中也写了大量的俄国和欧洲其它国家革命志士的革命活动，甚至还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以及明石元二郎与列宁的会见。

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异常广阔，一会儿日本，一会儿欧洲，一会儿朝鲜，一会儿台湾。在欧洲既写了幅员辽阔的俄国，典雅宁静的瑞典，也写了美丽的法国京城巴黎，忽而伦敦，忽而柏林，忽而巴黎，忽而日内瓦，一幅幅二十世纪初叶的风土画，使人目不暇接。

作品对日俄战争中几个大的战役都有生动的描绘。比如攻打旅顺口战役、南山战役、奉天会战、日本海海战等，重现了历史，使人如临其境。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写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有名的事件，如：炮击冬宫，流血的星期天，波将金号起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日本警察暗杀俄国皇太子，祝捷大会，全世界无产者和平

大会等，写得有色有声。

作者对本书主人公还是持批判态度的。尽管明石元二郎的前半生在欧洲资助各国的革命党，实质上是为了打赢这场不义战争，但作者从客观上对各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这种交往中，明石与革命家们建立起来的真挚感情，还是给予了称赞。明石也觉得那时自己已“移情”于革命党人，在离开他们时，难舍难分；离开之后，也斩不断牵挂；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担心着布尔什维克的命运。

作者对明石后半生不由自主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从事镇压革命的反动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在揭露明石内心重重矛盾的同时，对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还是给予了同情的。关于这类描写，书中比比皆是。

作为传记体小说，《生锈的军刀》在写作上有如下独到之处：

一，它摆脱了间谍、惊险小说以情节取胜的窠臼，着力于刻画人物性格。本书中无论是主人公明石元二郎也好，其余出场的几十个人物也好，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有血有肉，读毕掩卷之后，人物仍活在读者心里。

二，作者对小说中涉及到的东西方各国，从历史文化到风俗民情都很熟悉，写来各具民族特色，犹如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图画。

三，作者不仅长于宏大场面的渲染描写，而且善于细节描写。宏大场面写得激动人心，纤细处无不精到入微。

四，作者尤其善于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以收到隽永的艺术效果。例如写完前方将士在硝烟弹雨中驱驰卖命，接着便是

宫廷晚会上舞步翩翩，刚刚写过高扎凯旋门举国为胜利归来的将军庆功，接着便是明石悄然而归的冷落凄清。

总之，这部作品既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又能使人获得一些历史知识，阅读它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译 者

一九八六年春于望月湖

发车时间到了。

两个人急急忙忙走进月台之后，火车就猛烈地喷着水蒸汽，发出嘶嘶的声响。

看来乘客几乎都进了车厢，月台上没有什么人影，有几处车窗下站着一两个人，那多半是来给亲人送别的。

也有人用手帕擦着眼泪。

在前面大约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个女子急步向火车走去。她歪戴着一顶带花饰的宽缘系带帽，披着一件合体的时兴窄肩斗篷。

她还拎着一只小小的旅行提包。

她脚步爽爽利利，那优美的姿态，多半是经过芭蕾或者别的舞蹈训练出来的。

这女子虽然行色匆忙，到底比不过男子的大跨步。两人的距离缩小了。当她几乎被男子赶上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要进的车门前。

她和这个男子同乘一辆车厢。

男子停了下来，作出让女子先进去的表情，女子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上了车。

那男子刚刚上车，火车咯噔地一摇就开动了。

女子穿着一双高跟鞋，车动时有些站立不稳，东倒西歪的，幸好让男子用厚厚的胸脯给挡住了。从她那披着波浪般的金发的脖颈上，散发着香水的微香。

“谢谢！”

她用略带甜美的低音说，微微一笑。

“她是单身旅行，还是有伴？若有伴，该多么令人失望……”

男子一面心里唯愿她没有伴，一面让女子先走进车厢。

这位女子，虽然有的男人被她那美貌弄得直眉瞪眼，却没有谁跟她打招呼，也没有人走近前来。

“这可好了，我可以独占她了！”

他象理所当然似的把女子的旅行提包放在搁架上，坐到了女子身旁。

“您是日本军人先生吧？”

“是的，小姐。”

“您会法语？”

“是的。象‘我不是俄国军人’这类简单的话还是能够说的，小姐。”

“哟，您的发音比真正的法国人还要好。”

“真不好意思，小姐。您的恭维话也比真正的法国人说的还要好呢。”

“哎呀，您的话真文雅。我还以为日本的军人先生尽是些粗鲁汉呢，谁知还有象您这么高雅的人呢！”

“从您这话来看，莫非您很了解日本的军人？”

男子这一问，女子便说：

“哎，了解，我常见他们来访问我父亲。”

“您的父亲？他的职业是……”

“过去是贸易商。可是，他已经死了……我小时候在横滨待过。”

“您到过横滨？那么说，您会说日语喽。”

“不，我那时候还小，也没打算学。加上在横滨也没有呆多久就回到了莫斯科，一点儿也不会说日语。因此虽说很了解日本的军人先生，也只是在会客室里看到过他们和家父交谈，并没有很好地和他们说过话。只凭看到的一点点印象，便觉得日本的军人先生是个精悍的集团，其斗志如同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优雅、高尚的气质，生硬得很。”

“真抱歉。下次回国的时候向陆军大臣写个报告，请求在陆军士官学校内开设一点参加舞会和陪同女性坐马车的素养等课程，进行一些训练。”

“请一定这样办。”

“这种报告恐怕多半不会被接受的。”

这男子的脸上微微地浮现出一种自嘲的神情。

——地球另一侧的野蛮国家的乡下武士，即使向他汇报这种时髦的事，他怎么会懂呢……

女子望着窗外道：

“白桦林一派生机啊!”

“真的，这个季节，俄国的大自然美极了。‘大地——母亲’这句话，不单在口头上，我深切地感到是从实感中产生的。”男子说。

“我刚才虽然说过您会奉承，但您现在这句话，我却不认为是捡好听的说。”

“就俄国的大自然来说，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向您说好话。大地归整个人类所有。给这个大地设置‘间壁’，区别这儿是自己的土地，那儿是别人的土地的做法，太愚蠢了。”

“没想到从您这位日本军人的口里，竟能听到这样的话。人们都觉得贵国和我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妙了，似乎就要出什么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女子认真地抬起眼睛说。

“小姐，您真的以为日本和俄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儿吗?”

“我倒不知道。但是，人们都说就要开战了。”

日本军官一本正经地说：

“那可不行。尽管双方都不想打仗，但如果人们都说‘就要打仗了’‘就要打仗了’，这么一闹腾，说不定就会真的发生一场战争呢。”

“也许完全象您说的这样。但您不是军人吗?打仗是您的工作呀。若是没有战争，您会感到无聊的。”

“不错，没有战争时候的军人，就是一种晴天雨伞，愚蠢而无聊。但是，我倒并不因此而认为还是有战争的好。最好是没有战争。”

“是吗?听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这是日本驻俄武官的意

见？”

“呀，您知道我是公使馆武官？”

“我全知道，明石中校先生。”

“连我的名字……”

“嗯，也全……”

“您是怎么知道的？”

“懂得礼仪的潇洒的军人，是不会这样粗俗地提问的。”

女子的脸上浮现出焦急的微笑。男子懊悔地说：

“既然如此，我就不问了。反正不是大不了的事。身着日本军官制服，坐着开往彼得堡的火车，是个如此这般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秘密……”

“正是这样。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请您别放在心上。比这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在日本军人先生中，有人觉得还是没有战争的好，这我就放心了。”

“把话先说到这里。我虽然说了还是没有战争的好，但在不可避免的时候，我觉得只有毅然地投身战斗，别无它法。总而言之，不能只以逃避为能事。”

“哎哟，您说得多么吓人！不知为什么，吓出我一身冷汗。”

“战争是可怕的。它意味着死很多人。”

“真的，哪怕死一个人都吓人……得想方设法不发生战争才好。”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您也在想打起仗来的事吧？”

“当然喽。”

“真是个难题呀。”女子微笑着说。

火车过了铁桥。

河水满满的，清澈透明，闪闪地反射着阳光。

河对面是一片麦田。充分伸展的小麦已微微泛黄，使人想到不久就要到来的大丰收。

到处都可以看到忙着干活的农民。

“真是一派和平景象啊。”

明石说完，女子接着也说：

“是啊，看上去……”

“您说看上去？”

“田园风光从火车窗子望出去，都是和平景象。恐怕贵国也是这样的吧……”

“您说的可也是。”

“城里人坐在火车上，一面抽着烟，一面嚼着糖果，眺望着窗外的景色，总是说农村和平，农民纯朴什么的。但是，他们的脊梁骨让重担给压弯了，手让泥土给弄得粗糙了。而且，从延续到地平线那边的田地里收获的谷物中，能够进到自己嘴里的，只是一点点。”

“您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小姐。从城里来的人们当中，也有这种样儿的……她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儿，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散发着上等香水的香气，嘴里却说着农民决不是幸福的，对他们寄予同情……”

女子表情严肃地说：

“您这是奚落我。”

“我失礼了，小姐。因为您太美了，刚才……那是开玩笑。”

“拿同情受苦人开玩笑，可不好。”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无意之中我内心的不谨慎，被您这过分的美貌给诱发出来了。请别见怪。”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漂亮，所以您犯了双重的错误。但是，让我的情绪还是改变过来吧。外边的风景有这么好，老是那么生气，对精神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啊！”

“谢谢您，我今天晚上也能够安然睡觉了。”

女子微微一笑道：

“您真夸张。可我确实担心。一打起仗来，我觉得在野地里劳动着的人们的不幸，是不是会加大两三倍呀……”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

“得设法不打起来才好哇。”

“还没有请教过您的芳名。问问您是不是可以？”

女子微笑道：

“安娜·芙约得罗芙娜·敦布罗夫斯卡娅，商人的女儿。”

“多谢，我的名字……您已经知道了。”

“那么说，我没弄错？”

“您是随便乱猜的吗？”

“是的”。

“我算服了您了。”

“我也不是信口乱说。最近从日本驻巴黎公使馆调到彼得堡的明石元二郎中校，是个语言学的天才。一般语言，他一过目就可以学通。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代的成绩极为优秀，进

了陆军大学以后，名次也从未在第三名以下……”

明石装作生气地说：

“您到底是什么人？”

姑娘现出复杂的微笑说：

“您等等。从半路上打断别人的谈话，不是一个懂得礼仪的人所应该做的。如今成为问题的是您，而不是我。”

“请随便。”

“……但是，他也并非没有缺点。在语言、数学方面，虽说是超群，品行分数却最低劣，经常在最末等……真奇怪，为什么他品行分数这么坏？”

明石心头火起来，说：

“您对我怎么什么都知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问我的吗？”

“对此，等进一步调查之后，再重新向您报告。可这次相逢太偶然了。我自从接到情报，还不到一个星期，竟然和您本人这样坐一列火车，又是坐在一起……说真的，我并不知道您就是明石先生。可是，如果说此刻坐在开往彼得堡的火车上的是日本中校的话，我想这准是明石先生……”

“那么说，让您胡猜给猜中了？能得到这样的情报，您到底是谁呢？”

“您说我是谁呢？您真是个求知欲旺盛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希望人类能过上和平和幸福生活的姑娘。”

“地球上哪有不愿过上那种日子的？”

“您也希望这一天？”

“当然。”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好象是一致的。”

“快到彼得堡了。”

窗外，人家多了起来。

彼得堡日本公使馆的一个房间。

靠在扶手椅子上郁郁不乐的，是明石中校。

——我也变了。

他苦笑了。

以美人为对手，我也能够信口胡说了。留在故国的朋友，听到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也许会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在班级中最懒、最粗野的人，竟象巴黎的玩弄女人的人那样，拿出了所有的装模作样的话语。其中也许有的人会生我的气，说我丧失了大和魂^①。

他拿了一支香烟，点上火，慢慢地吸了一口，吐出了烟雾。

——从尽是把女人当成低贱的动物，采取瞧不起的态度的日本武士的气质看来，向女人讨好，向女人捧场的一些西洋的骑士道，尽管看上去很软弱，但这方面是不是更象个人类社会？耸着个肩，摆架子抖威风，其实不正是心胸狭窄，没有度量吗？

他原先是个最讨厌修边幅，哪怕是军装扣子跌落，军靴上满是泥土，也安然无事的人。

军刀刀鞘轻易不擦，总是生着锈。

他觉得早晨刷牙啦，洗脸啦，麻烦得很，常常不洗脸不刷

① 日本民族精神。

牙就外出。

但是，当他被任命为驻法国武官时，一位前辈忠告他说：

“我说，这儿和日本可不一样。在日本，一个男人过于讲究衣着，去修饰头发，搽香水，便说是刺眼，被人轻蔑。打扮得邋邋遢遢，反而说成是豪杰，受人尊敬。但是在西洋，那样是行不通的。倘若领子和袖口肮脏啦，裤子没有裤线啦，便被说成是野蛮人，要受到轻蔑啊！”

“受到轻视我也不在乎。以外貌取人是错误的。”

“你这种想法，不行！这儿不是日本，是法国。在这个国家，如果衣冠不整，就是对对方的不敬。你说受到人家轻蔑也不在乎，可是驻外使馆武官受到轻蔑，就是日本受到轻蔑。你有代表日本，而不损害日本名誉的义务。”

“明白了，我小心就是。”

“首先，每天要刷牙。”

“光这点就够了吗？”

“此外，非干不可的事多着哪。”

“我已经知道了。尽管麻烦，也没有办法。”明石叹了一口气。

确实，明石元二郎非干不可的事，多得很。

每天得刮胡子。稍稍留点胡子不刮，自有男子的妙处的东洋美学，在巴黎的社交界是行不通的。

每天都得刷牙。假如知道了他也有不刷牙的时候，贵妇人们该会多么生气呀。

头发得用木梳梳得整整齐齐。